



鲟鱼

XUN YU

西人出版社

鲟鱼



+

江西人民出版社

鳊 鱼

文钱台·伊巴涅斯等著

郑恩波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抚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75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110.165 定价：0.24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集的各篇故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非洲、欧洲一些国家的青少年在帝国主义、种族主义者的欺压下的痛苦生活，同时也比较生动地刻划出了他们的反抗精神。

蒙 拿 漢 亞 西 奇 · 台 奧 文
著 袁 恩 譯

新 華 出 版 社 西 北 分 社

目 录

- 鲟 鱼……………〔西班牙〕文钱台·
伊巴涅斯 (1)
- 法乌斯丁……………〔非洲〕留安迪诺·
维耶伊洛 (10)
- 金苹果……………〔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茨·
瓦伊斯科普夫 (17)
- 我和儿子……………〔阿尔巴尼亚〕法特米
尔·加塔 (28)
- 夏日捕鸽……………〔埃及〕阿布杜拉赫曼·
萨尔科夫 (39)
- 白棕鸟之歌……………〔希腊〕科斯塔斯·
瓦尔纳利斯 (45)
- 格里高里和他的裤子……〔意大利〕萨维里奥·
斯特拉蒂 (49)

鲳鱼

〔西班牙〕 文钱台·伊巴涅斯



“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半夜两点钟，有人在木板棚的门旁喊叫。安东尼奥跳下床来一看，原来是打鱼的朋友喊他一同出海去。

安东尼奥睡得睁不开眼睛，昨天晚上，他睡得很晚，都十一点了，可怜的妻子鲁菲娜还缠着他叨唠个没完没了。她心事重重，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哭诉着家中的困难，说情况实在再坏也没有了：从前鲳鱼一大群一大群地从地中海游过，一天可以捕上二百至三百阿洛瓦※。夫妻俩象其他渔民们一样，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总算买了一条小船，指望能多捕几条鱼，把日子过得宽裕一些。可

※阿洛瓦是西班牙重量单位，每阿洛瓦合11.5公斤。

是，现在鲟鱼再也见不到了。每网打上来的尽是一些海生植物或普通的鱼，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根本没有人要。今年，鲟鱼从另一条路走了，任何人也没有捕到一条鲟鱼。为了这个缘故，夫妻俩吃了不少苦头。家里没有钱，欠了卖面包的人和商店老板的债。为了造那条木帆船，他们曾经向托马斯老板借过债。如今托马斯还经常威胁他们，要他们家把那五十杜罗※连同利息一起还清。唉！造这么一条船把他们仅有的那点积蓄耗光了……

这时候，安东尼奥穿好衣服，叫醒儿子安东尼科。孩子刚满九岁，为了糊口，也得跟着大人们下海，帮助爸爸捕鱼，承担一个男子汉的活计。

“起来吧，但愿今天能有好运气！”安东尼奥的妻子在床上嘟嘟囔囔地说道，“厨房的篮子里有吃的，昨天在商店里人家不愿意卖给我东西……嗜，狗杂种！”

“老伴，你住嘴吧！昨天有人说看到了一条单个游动的鲟鱼，他们说那是一条老家伙，能有三十多阿洛瓦重，我们若是把它抓到手，至少也得卖六十杜罗。”

※杜罗是西班牙货币单位。

说话间，安东尼科收拾停当，站在那里了。他肩上背着一袋干粮，手里提着一筐鱼。这是捕捞鲟鱼的诱饵，对于鲟鱼来说，这可是最爱吃的食品了。

父子俩走出木板棚，来到海岸边，一直走到渔民们聚集的防波堤上。他们和同伴们一起把帆、绳索以及捕鱼要用的一切工具仔细检查一遍，然后启程了。丁字型的船帆慢慢地扬起来，被风吹得鼓鼓的，桅杆缀得有些发弯。船在停泊场静静的水面上缓缓划行，他们朝着广阔的海面驶去。这时，水面卷起层层浪花，小船也随着颠簸起来。

漆黑的海面上，驶来了越来越多的船。这些船犹如敏捷的鬼影，掠过层层海浪，离他们越来越远。同伴向远处的地平线上望了望，提醒道：

“安东尼奥，风向变了。”

“嗯，我注意到了。”

“大海会对我们很残酷，很凶呵。”同伴担心地说。

“我知道，不过，不用害怕，你看，我们不是甩开了海面上所有的船只，划到最前面来了吗？”

天亮了。通红刺眼的太阳在海面上照出了一个长长的三角形的光团。这个血红的三角形连同那仿佛沸腾了的海水一起，看上去好象一大堆燃烧着的

烈火。

安东尼奥掌着舵，他的同伴站在桅杆旁边，小安东尼科坐在船尾注视着海面。他们就是这样在无言的沉默中过了好几个钟头。天气很热，安东尼科有好几次下到船舱里喝水，放水的器皿就放在狭窄的货舱里。

“喂，把篮子挪近点，我们来吃口东西吧。”安东尼奥昂着头看看太阳，放下舵，招呼着儿子和同伴。

于是他们每人分到一大块硬面包和一个未切开的葱头。风刮得很猛，小船在波浪上颠簸得更厉害了。

“爸爸！”安东尼科突然在船尾惊叫起来，“一条大鱼，特别特别大的鱼！是鲟鱼！”

两个男子汉连忙把面包和葱头放下，跑到甲板上。

啊，是一条鲟鱼，一条很大的鲟鱼！这鲟鱼肚子很肥，划水很有力，此时，正把长满鳞片的黑脊背露出水面晒太阳。

安东尼奥激动得满脸通红，心想，也许这就是渔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的那条鲟鱼吧。他用尽全身力气，急急忙忙地把手指般粗的大鱼钩向大海抛

去。

水变混了，小船剧烈地左右摇摆起来，好象有个巨人使上全身的力量要把它掀翻似的。甲板前后左右地摆动着，仿佛要从安东尼奥他们脚下挣脱出来，这时，桅杆也在发出吱吱的鸣叫……

过了一会儿，一切又立刻安静下来了。小船经过一阵动荡之后，又继续朝前划去。安东尼奥他们动手把鱼线往上拽，等鱼钩露出水面，他们一看，都不禁痛苦地摇摇头，大失所望：那粗粗的钩子竟然断了！

同伴安慰安东尼奥说：“想开些吧，朋友，这海兽比我们力气大得多，幸好它咬断鱼钩，跑掉了，不然，我们准会被它拖到海里去。”

“放了它？”安东尼奥冲着同伴吼叫起来，“你真傻！你知道它值多少钱吗？现在不是畏缩和害怕的时候。我们要追它，要追上它！”

霎时间，小船掉过头来，又向刚刚捕捞过鲟鱼的水域驶去。

安东尼奥拿来一个新鱼钩，在鱼钩上放了很多供鲟鱼吃的诱饵，但并不放下船舵，反而还把那柄锋利的梭镖拿在手中。

船又颠簸起来，而且这一回颠簸得更加可怕。

水中鲛鱼撞击着船底，不时地在乳白色的浪峰里跳来跳去。

海水喧嚣着，发怒了。突然小船象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抓住了，歪向一边，海水一直涌到了甲板中央。

这一撞击，使船上的人一齐摇晃起来，安东尼奥差点儿被抛到海涛里去。可是就在他未站稳脚跟的一瞬间，传来了一种吱吱的叫声，在船旁的水面上，鲛鱼出现了！它用那强有力的尾巴掀起大团大团的泡沫，缓缓地 and 船并排游着。安东尼奥疯狂地向它刺了几梭镖，简直就象同一只凶猛的狮子搏斗一样。顿时，海水变红了；鲛鱼淹没在一片混浊的血水之中。

这场搏斗仅仅用了几秒钟！几秒钟过后，安东尼奥浑身上下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瘫软地靠在甲板扶手上，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感到后怕：如果再稍微拖延一会儿，那他们全都会被鲛鱼拖到海里去了。他无意中望望那打湿的甲板，看到他的同伴正靠在桅杆背面，脸上显得疲惫不堪，但神色倒挺安详。

“我想我们都得淹死。安东尼奥，我甚至还喝了几口海水。这条该死的海兽！可是你的梭镖也扎

得挺漂亮。等一等它很快就会翻着肚子露出水面。”

“噢，小家伙哪儿去了？”作爸爸的不安地问道。想到儿子，他心跳得厉害，他急切地等待回答，但又感到害怕。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安东尼科！安东尼科！”安东尼奥在海风中呼喊。一片寂静，小安东尼科没有到甲板上来。安东尼奥满怀希望地走下舱梯，想在货舱里找到孩子。他站到没膝的水里，因为海水淹了货舱。安东尼奥在又窄又暗的货舱里毫无目标地摸索着，但除了装水的器皿和打鱼的工具之外，他什么也没找到。他发疯似地上到甲板上。

“小宝贝！小宝贝！我的安东尼科！”

安东尼奥的同伴没有说话。远处，在船遇到沉没危险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漂在水面上……

“在那儿！”

安东尼奥跳进水里，甩开两臂，拼命地朝前游去。他的同伴开始收拾帆布。

安东尼奥游呵，游呵，可是当他确信，在那里，在船遇险的地方，漂在水面上的只是一根橹的时候，就立刻感到全身无力，简直象把生命扔在那里了一样。

安东尼奥顺着翻卷的波浪，把身体露出水面，向远处张望。四周有的只是水、水、水。在海面上除了他、身边的小船和那条刚刚开始露出水面半截，泡在一大片血污之中的黑东西之外，什么也没有了。鲟鱼死了……他关心这个干什么！他是用独生儿子换取了这条海兽呵！难道这是还债、鲋口的办法吗？

他痴痴呆呆地在海水里泡了一个多小时，他也知道毫无希望了，但心里却总象有什么在招唤着他，他希望孩子的尸体随时都能出现，那层层的海浪随时都能把他儿子的尸体托到水面上来。同伴一把将他抓住，把他象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似的拖到船上。如果当时同伴不在那里，他会留在海里，永远和他的儿子在一起……

好几个钟点过去了。现在，小小的港口又和那些在午后金色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小巧洁白的房屋一起出现了。大地的景象、亲人的呼唤，给安东尼奥带来了痛苦和恐惧。

鲁菲娜会说什么呢？安东尼奥痛苦地小声嘟囔着，这个精明强干、精力充沛，但在家中却成了奴隶的男子汉打起哆嗦来了。在俱乐部前面人们散步的小道上响起了音乐，岸上的风儿就用这欢乐活泼

的曲调向小船问好；到海滨度假的人们，在一棵棵芭蕉树下面，架起遮太阳的绸布棚，他们漂亮的衣服发出耀眼的光彩。

渔民们聚集到堤坝上，他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到小船拖着的海兽身上。然而，唯有安东尼奥却只是望着海堤石头的一角，望着一个高高的个子、身体消瘦的可怜的女人。海风正吹动着她的裙子，她显得格外的孤单。当渔民们登上堤坝的时候，岸上响起一片欢呼声，所有的人都竭力要到更近的地方看看这头海兽。

鲁菲娜穿过人群，来到丈夫面前。丈夫低着头，带着一副麻木的表情，倾听着同伴们的祝贺。

“孩子呢？孩子，我的宝贝哪儿去了？”

可怜的丈夫绝望地闭上双眼，把头垂得更低了。

法 乌 斯 丁



〔非洲〕 留安迪诺·维耶伊洛

他的名字叫法乌斯丁，法乌斯丁·安东。

……每天，除了摘帽子，开、关电梯门之外，他再也没别的事可干了……

“您好，太太！”

“谢谢您，太太！”

有时他也能抽空休息一下，因为人们不是总在上楼、下楼，然而这种机会却少得可怜。法乌斯丁，这个长着一头卷发和两排雪白牙齿的黑人小孩，被老板雇来在一座三层楼房里开电梯。这里有许多白人孩子，他们闲得无聊，每天都坐着电梯，上来下去，到处游玩。因此，他每天都要耐着性子给他们开电梯，有时还要想方设法对付这帮不怀好意的白人孩子和他们的父母。

“你干什么去了？头上没长眼睛吗？我的儿子可能会把手夹断。你为什么还呆呆地站在这儿？是要白拿钱吗？我的儿子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叫你……”一个白人太太朝他叫骂，她的小孩向他伸舌头，作鬼脸。然而，法乌斯丁却是报以微微一笑。他总是微笑，微笑已成了他的习惯。干这一行差使，不这样是不行的。

有一回，他抓住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把他从电梯里拉出去，拖到他妈妈面前。谁料想，这个孩子眼珠一转，竟告了法乌斯丁一状，于是，太太就冲着法乌斯丁喊叫起来：

“你若再污辱我的儿子，你会倒霉的！我要到财东的办公室里去，叫他们扣除你的薪水，他们也许还会把你扔到大街上去！我不和你说更多的话，你这个肮脏的黑鬼！”

“肮脏的黑鬼！”“肮脏的黑鬼！”在一旁看热闹的孩子听到这话可开心了，他们一边吐舌头作鬼脸，一边学着说，还一边往他身上啐口水。对此，法乌斯丁又是微微一笑。

不过，一旦有闲空，他也会坐下来，俯在一张小桌子上学习，学习几何、地理，或者读语文课本。对于每一个新词，他总是瞪大眼睛，感到奇

怪。当读到：“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有许多房间……缝衣室……用餐室……孩子专用房间……”的时候，他被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弄得头昏脑胀了。

孩子专用房间！有钱人的家里，孩子还有专用房间……法乌斯丁心里说不清是一番什么滋味。法乌斯丁弟兄三个，可是，他们每天却在大街上游游荡荡打发日子，漫无目标地流浪，弄到一点吃的，就蹲在一处，大口大口地把它吞掉……他们同母亲和妹妹挤在一起，在一间低矮的小屋子里睡觉。

他也看见过新楼房，可是，没有哪一间房间，甚至哪一块砖瓦是属于他家的。

法乌斯丁一面为自己挣钱填饱肚子，一面在准备升四年级的考试。

“等边三角形是……这种三角形……”

“噍，我说你！把你弄到这儿，是让你学习的，还是叫你开电梯的？”还没有等他看上两行字，一个白人太太就卑夷地朝他训斥起来。

“太太，请原谅，我没看见你……”

一个白人孩子伸了伸舌头：

“布比，布比，布比……”

这个白人孩子胡乱叫着和法乌斯丁取闹。原来布比是白人小姑娘百丽塔的狗。那姑娘脸上长着雀